

管窥一斑 可见全豹

《韩非子·喻老》里有个为象箸的故事：昔者，紂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必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纣遂以亡。

紂王做了双象牙筷子，箕子感到恐惧不安，认为象牙筷子必定不能放到泥土烧成的碗、杯里去，必然要使用犀牛角、玉石做成的碗、杯。用着犀牛角、玉石做成的碗、杯，则必定不会吃豆子饭、喝豆叶汤，则必然要吃牦牛、大象和豹的幼胎；吃牦牛、大象和豹的幼胎，就一定不会穿着短小的粗布衣服站在茅草屋底下，必定要穿多层华美的锦衣，铸造高大壮观的宫室。我害怕如此的结局，所以恐惧用了用肉食装点的园子，设置了烤肉用的铜格子，登上酒糟堆成的山丘，面对注满美酒的池子，紂因此而灭亡了。

箕子从紂王的一双象牙筷子，就预见商朝的灭亡，这在当时听起来肯定有些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历史证明了他的远见，后人不得不佩服他见微知著的本领。

唐代小说集《玉泉子》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常与处士对棋。棋次，有文簿堆拥，元膺方秉笔浏览。棋侣谓吕必不顾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胜，吕辄已窥之，而棋侣不悟。翼日，吕请棋处士他适。

吕元膺任东都洛阳留守时，有个门客常陪他下棋。有一次，两人正在对局，突然来了公文，吕元膺只好一边下棋，一边批阅公文，门客便趁机偷偷更换了一枚棋子。结果，门客胜了吕元膺。说来也巧，门客的这个小动作恰恰被吕元膺看在了眼里。第二天，他便请这位门客另择高枝了。

福尔摩斯的侦探案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女主角跟一位先生恋爱得昏天黑地，马上就准备结婚了。有一天，他把一只猫放进金丝雀笼子里，金丝雀当场被撕扯成碎片。这一幕被她看到了，她立刻跟他断绝了恋爱关系。她后来跟福尔摩斯说：“从这件小事，我发现他残忍无情，不是一

个好丈夫。”

我们不必等到生米都煮成了熟饭，才发现米的成色不好；我们也不必把整盘菜都吃完了，才说菜不好吃。管中窥豹，也许只能看见“一斑”，但从仅有的这“一斑”上，我们就可以判断这头豹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了——管窥一斑，可见全豹。就像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

其实，人也一样。我们不必费心费力去琢磨一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去揣摩他究竟值不值得信任、托付，也不必反复思量该不该跟他交朋友，只需看他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一些细节，就可知道他是君子还是小人了。就像吕元膺说那个门客，“易一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也像女主角从他未婚夫把猫放进金丝雀笼子里发现他“残忍无情，不是一个好丈夫”。

很多女性朋友都喜欢问自己的男友或老公：你到底爱不爱我？有多爱我？其实，这个问题纯属多余，因为你问了，他也不会说实话。他是否爱你、有多爱你，难道你心里还没个数吗？从你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你应该早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吧。如果你总是问这个问题，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你或者是不自信，或者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

摘自《文苑》

火！”我尖叫起来。年幼的我们根本不懂得那是磷火。

又一团鬼火出现了，我胡乱地闷头狂跑，谁知那鬼火反而都跟上我了。姐姐朝鬼火冲过去，她边跑边说：“不许欺负我弟弟，有本事冲我来！”鬼火真向姐姐围了过去。姐姐停下来，鬼火们也停了下来。姐姐对我说：“弟弟，我们站着别动，它们就不会过来了。”

我瘫软在山石上，姐姐大声说：“弟弟，别怕，我给你唱歌，你听我唱歌就不怕了。”姐姐唱起了歌，我在姐姐的歌声中慢慢睡着了。

早上九点多，我和姐姐被上山挖草药的路人发现，把我们送到爷爷家。到达爷爷家后才发现姐姐的异样。姐姐目光空洞，眼睛闪烁着惊恐和疯狂，稍有动静就跳起来，尖叫着：“狼！鬼！”

姐姐疯了，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医生说姐姐是被吓疯的。在那个惊恐之夜，她为保护我承受了太多的刺激和恐惧，当她终于绷不住的时候，她疯了。

摘自《现代女报》

一夜长大

亲情就像北斗星，为我们指引方向。

30年前，我9岁，姐姐11岁。那一年，我和姐姐两个人回爷爷奶奶家探亲。走之前，爸爸给爷爷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我们到达的日子，让他来接。可是因为爸爸没有写明日期是阳历还是阴历，导致我们到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来接我们。

到小镇上时，已经是黄昏时分。我和姐姐决定自己翻过那座山到爷爷家。山路看起来很近，可走起来很远。天色越来越暗，而爷爷家，却还是那么远。

我和姐姐慌了，脚步也凌乱起来。夜晚终于降临，远处传来一声惨叫，“姐姐，有狼！”我一下扑到姐姐的怀里，惊恐地喊着。

姐姐抱住我，安慰我说：“弟弟，

不怕，狼如果真要吃我们，我先给它吃，它吃饱了就不咬人了！”姐姐又拉着我走，磕磕绊绊地走了好大一会儿。突然我发现身后有两团绿幽幽的光盯着我们！

“姐姐，狼！”姐姐朝身后看去，半天没说话，也没动。忽然，姐姐拽起一根手腕粗的树枝，朝狼喊道：“狼，你别过来，你要是敢过来，我就打死你！”

狼向后退了退。姐姐拉起我朝前走，可那只狼紧紧跟随在我们身后，姐姐又扬起手里的树枝，边后退边警告着狼。

不知走了多久，那只狼忽然对我们失去了兴趣，转过身去，慢慢地消失在夜色里。

我们踉踉跄跄地走着，突然，不远处闪过一个火团，绿莹莹地。”鬼

非常男女

挨过烫的小孩都躲着火

宋丹丹

我们是1997年1月2日离的婚。那天早晨我们约在剧院门口见面。

之前他对我说：“丹丹，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是模范夫妻，所以分手时也要和和气气、高高兴兴的，这对我们彼此都好。”我说“好吧”。

对他的话，我一直由衷地信服。所以那天我们挽着胳膊一同走进了人事处。管人事的同志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你们俩——要离婚?!”

“是啊。”我一脸笑容，生怕别人以为我很痛苦，或者为我们惋惜。

要想离婚我们必须带着结婚证。像往常一样，英达把它落在车上了，当然要由我跑到楼下去取。

剧院开好了介绍信。我们找能办手续的地方。我们是开我的车去的。一上车英达就对我说：“丹丹，送你一首歌吧！”

我哭成了泪人，没说一句话。

我们先去东城区街道办事处，因为结婚登记是在那儿办理的。去了以后才知道离婚在中山公园里面办。随即我们把车停在了公园门口。

那天特别冷，地上是厚厚的结了冰的积雪，公园里静极了。英达总怕我滑倒，紧紧地搂着我。我们彼此间掏出了最心底的话，好像不是要去离婚，而是在约会。

“英达，我有两个请求。”我说。“你说吧。”

为爱变老

我跟方舟是姐弟恋，认识的时候，他22岁，我却已经27了。我们在一家网络游戏公司共事，他的长发扎成马尾，戴白色的棒球帽，年轻帅气。

不想，缘分就是如此神奇。这个22岁的大男孩爱上了我。我虽然不是思想陈旧，但也有些难以接受这样的年龄差距。只是爱情的力量实在强大，在方舟的执着下，我最终接受了这个阳光大男孩。

三年后，25岁的方舟和30岁的我结婚了。这年头，女人的年纪虽然是个很难猜测的东西，但终究是瞒不

过岁月的痕迹。

不知从哪天开始，发现方舟把那些稀奇古怪的休闲行头也换掉了，一本正经穿起了衬衫和西裤，运动鞋也变成了皮鞋。休息日，他总是外出钓鱼，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家。

我很落寞，甚至偷偷地想，难道他有了新款？还是，他真的嫌弃我这个“黄脸婆”了？

那天，我见他背着渔具出门，便悄悄尾随而去，顺便在手里拿着一把大大的遮阳伞，若是被他发现，就是来送伞的好了。

纳对她说：“上帝要成就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必会让她受到挫折。”这句话一直是前行的力量。

一场婚姻的瓦解让我痛苦，更让我醒悟。这不是儿戏，我离开的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还有昨天的整个世界。我打乱的不仅是这个家庭中每一个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的整个世界。

假如现在你问我：“离婚后你后悔吗？”

我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不，我不后悔！”

但你如果问我：“如果回到那时再重新选择，你还会离婚吗？”

我同样诚实地回答：“不，我不离！”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背十字架的，是要经受一些委屈、忍耐一些寂寞的，是要更多地替别人考虑的。打碎了一个家庭，便无法修补，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夫妻二人，还有彼此共同的亲友和孩子。而要建立一个更美好的超过从前的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需要太多的运气和缘分。只是我属于特别幸运的一个。

我很认真地检讨过自己，疏忽了什么以及错过了什么，我得出很多经验，很多教训。但是事情太蹊跷，突如其来，容不得拐弯，容不得再回头。所以关于婚姻，没有谁配得上做谁的楷模，有缘时随便怎样都好，缘尽时一切灰飞烟灭。

“挨过烫的小孩都躲着火。”我是挨过烫的。我猜想命运即如此，一定有一些坎坷无法绕过，一定有一些黑暗必须历经。

摘自《幸福深处》

可是哪有什么新款？烈日当头的鱼塘，远远只见一位老者坐在树荫下悠然垂钓，而方舟这个傻瓜，却坐在大太阳下暴晒，满脸都是汗水。

我装作随意地走过去，悄声跟那位大爷打招呼：“大爷，那个人怎么坐在大太阳底下啊？”“哦，那个小伙子说是要把自己晒黑，变老点，真是琢磨不透呢。”

我心中一动，撑着伞跑过去，遮在老公的头顶：“你怎么这样傻啊？”方舟脸上的汗珠在阳光下闪耀：“傻瓜，以后不要总是喊自己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么黑，比你老的多多了。”顿了顿，他又补上一句：“老婆，等你真老了，我把头发染白了陪你。”

我的泪，滴滴答答落了一地。

摘自《打工族》

一碗蒸肉两行泪

那年冬天，年仅16岁的他在县城高中住读，有一天他想吃肉了，就上食堂买了一份南瓜蒸肉，但令他失望的是：碗里竟然没有一片肉，全是南瓜和着汤。

周末，他回家，顺便去了趟外婆家，无意中跟外婆说起这件事，埋怨学校食堂不该这样赚钱。外婆心疼得直抹眼泪。第二天，外婆起了个大早，拄着拐杖到集上买了一斤肉回来，在家精心蒸好后，外婆把蒸肉

盛在土罐里，外面严严实实地包着一件棉毛衫。之后，老人拄着拐杖走了五六里地，再转乘了十来分钟的车，来到学校找到他，把一罐子肉塞到他手里：“吃吧，外婆蒸的南瓜肉，快趁热吃！”

望着年迈的外婆，他的眼眶红润了，抱着罐子，他分明感到了蒸肉的温度。但他坚决地把罐子放到了外婆手上，拉着拐杖就往校门方向走去，任凭外婆怎么说，他都没留下

20美元买亲情

父亲下班回到家很晚了，很累也有点烦，他发现五岁的儿子靠在门旁等他。

“爸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爸爸，你一小时可以赚到多少钱？”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与你不关。”父亲生气地说。

“我只是想知道，请告诉我，你一小时赚多少钱？”小孩哀求。

“假如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我一小时赚20美元。”

“喔，”小孩低下了头，接着又

说，“爸爸，你可以借给我10美元吗？”

父亲发怒了：“如果你只是要借钱去买毫无意义的玩具的话，回到你的房间。好好想想为什么你会那么自私。我每天长时间辛苦工作，没时间和你玩小孩子的游戏。”

小孩安静地回到自己的房间并关上了门。

父亲坐下来还在生气，过了一会，他平静下来了，开始想他可能对孩子太凶了——或许孩子真的很想买什么东西，再说他平时很少向

珍藏儿女孝意

过年回家的时候，给母亲买了一些年货，无非是些水果和营养品。临走的时候，我嘱咐母亲：“一定要吃啊。”母亲答应着，结果我前脚走，她和父亲就把东西卖了；父母经营着一个小店铺，逢年过节也会捎带着卖水果和礼品。

电话里，父亲解释说，因为断货了，才把我买的东西拿出来卖。这

种解释，我已经听过很多次。逢年过节，不管我往家里拿什么东西，他们都不会安心享用。给钱，母亲会原封不动地攒起来；给衣服，他们会放在柜子里，说天干活穿不了；买水果或营养品，大多数被他们摆上货架卖了。而我离开时，母亲总会塞给我一些钱，说是他们开店赚的，自己用不了，一定要我拿着。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郑大芝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王小丫：伤感埋在心里

清纯女生坠爱海

王小丫第一次见到前夫吕成功是在1992年。那一年，王小丫到四川大学经济系进修，她的辅导员老师就是吕成功。那是新同学和辅导老师的第一次见面，铃声一响，一个戴着眼镜的斯文男生走到讲台前，自我介绍叫吕成功，是这个班的辅导老师。王小丫和同学们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自己的辅导老师如此年轻，甚至比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还小一岁。

一开始，大家并没有把吕成功放在眼里，王小丫也只是把他当做自己与学校联系的通讯员，但没过多久发生的一件事把她震住了，他们没想到的超过前导老师如此年轻，甚至比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还小一岁。

吕成功到德阳后，每天都要在手机上给妻子留言，或者说个小笑话，或者提醒她加衣服，睡觉时关好门窗。到了周末，王小丫会带上亲手做的拿手菜，坐上火车，赶到德阳和丈夫相会。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变瘦了的吕成功回到了成都。两人一番庆贺之后，吕成功却显得心事重重，几次欲言又止。王小丫追问他怎么了，吕成功吞吞吐吐地说，自己不想在大学里当老师了，想辞职下海做生意。吕成功说，以他现在的经济能力，只能勉强让妻子过上小康的生活，可他更想让妻子过上富足的日子！王小丫忙表示，自己不是特爱钱的女人，钱只要够花就可以了。吕成功知道妻子怕自己不能成功创业，还丢了令人羡慕的职业。他向妻子保证，只要两年，最多

久，绳锯木断或水滴石穿的奇迹才会显现？到头来结局是一场空，还

候了呢？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停驻、或是退一步？我们一辈子都在寻找人生的临界点，选择捉紧或放手的时候。

时间在我们的人生埋下深浅各异的线索，等待我们逐一探索覆盖于层面之下的内涵。我们终究无法看清时间的方位，但我们可以选择站在自己人生的位置。

摘自《参考消息》

三年，自己就能成功，到时一定让王小丫过上高质量的生活。要是失败了，他保证安安安心心地和小丫过日子，再不折腾了。在丈夫的坚持下，王小丫点头了。

风雨过后没见彩虹

1999年，吕成功的事业进入冲刺阶段，他更忙碌了；王小丫的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她来到北京，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临时工，做了一名“北漂”。夫妻俩正式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在北京，王小丫没有住的地方，只能住在地下室。生活的艰辛倒没有什么，对王小丫来说，最痛苦的是对丈夫的思念。有几次，她连行李都收拾好了，准备回到四川去。但一想到自己的梦，她又放弃了。中央电视台每年都有成功实现梦想的人，当王小丫看着白岩松这些和自己一样出来闯荡的人欢天喜地地搬出地下室时，那颗不甘的心就在催她进取。

2000年1月，吕成功把自己的公司发展成了集团。在准备庆贺开张的日子，吕成功给王小丫打电话，让她无论如何回成都一趟，以夫人的身份出席庆典。此时，王小丫正要去外地采访，她对吕成功说明了事件的原委。吕成功急了，在电话里和王小丫大声地争执起来，正忙于工作的王小丫解释了一句“事情特殊”后，就关掉了电话。

此后，两人的关系渐渐疏离，偶有电话，也说不上几句就无话可说了。再往后，王小丫出名了，整日忙着上节目，对吕成功的关怀也日益减少，心高气傲的吕成功越发生气。两人都是好强的人，有了争执，谁也不肯让步。慢慢地，婚姻亮起了红灯。2001年，吕成功来北京参加一个商贸活动。他找到王小丫，艰难地对王小丫提出了分手的要求，恢复了单身生活的王小丫把伤感埋藏在心里……

摘自《新商报》

摘自《参考消息》

摘自《参考消息》